宋元學案卅五

雙峯　存齋晦靜息菴
深甫

DC13
486
35

13
號架

B28
37

東方學校圖書

雙峰學案表

饒魯——陳大猷——潛

黃勉齋李宏　齋黃尚質柴　南溪張恕門人　晦翁清江再傳

吳中——朱以實——于公遷——洪初

羅天酉　趙良淯　萬鎮

王逢——何英

李仕魯

吳存——劉耳

梧岡同調

支那所有物錢

湯伯陽
曾士能
程若庸——金若洙
范奕
吳錫疇
程鉅夫——揭傒斯
趙孟頫
林夢正——徐一夔
曼碩講友
周棐
始豐講友
吳澄別爲草廬學案

許應庚
附弟應庭
王佖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應中——熊凱——熊良輔見下泉峯門人
龔煥——熊良輔
從子應昇——從孫克寬
從孫時中
汪華——汪相
吳迂——汪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鄭合生
戴璹

蔡汝楫
羅椅
史沆
李賁
徐道隆——子載孫
私淑 袁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存 見下梧溪同調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講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雙峯學案

祖望謹案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多仍黎洲原本之舊惟補山修補未完）

黃柴門人 朱劉再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饒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餘千人髫齡有志于學稍長從黃勉齋
榦李宏齋燔學勉齋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何用功先生曰
當兼二義繹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勉齋大器之嘗以易赴棘
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爲本中書舍人趙汝
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爲引薦召不起時
理學大明師儒攸屬四方聘講無虛日作舸來館以居學者又
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門人私謚曰文元所著有五
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
西銘圖近思錄註

百家謹案黃勉齋榦得朱子之正統其門人一傳于金華
何北山基以遞傳于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又
于江右傳饒雙峯魯其後遂有吳草廬澄上接朱子之經
學可謂盛矣

祖望謹案草廬嘗曰朱子中庸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
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鄰于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于多其
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
與朱子異後觀饒伯輿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正之
則雙峯蓋亦不盡同于朱子者

雙峯語錄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爲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
一事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
耳且如讀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語則

只是下面一層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由辭以通理而可上達若但溺心于章句訓詁之間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是徒事于言語文辭而已決不能通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又曰前儒矢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學得不是而無由上達者也

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曰夫子此章只說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違道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意卻是兼知行說

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爲一是知行都到能如此否曰與天爲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卽天天卽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後方

貫通

問人門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工夫熟時卻不用說敬只是纔靜便存而今初學卻須把敬來作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爲敬矣

問明道教人且靜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工夫故教他靜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工夫然亦非教他終只靜坐也故下且字

因言調息箴亦不可無如釋氏之念佛號道家之數息皆是要收此心使之專一在此若此心不存則數珠之數數息之數皆差了調息亦然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則心亦漸定調息又勝數息

須是靜方看得道理出盧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于此著功見某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

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調息箴亦不可無蓋心固氣之帥然亦當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梓材謹案雙峯語錄諸條與附錄俱從程氏讀書分年日程錄出謝山于是卷劄記雙峯講義是又欲補而未得者

附錄

明甫見勉齋說性者萬物之一原明甫曰在盧山時饒師魯曾如此說來勉齋曰是他這事物靜了看得如此

梓材謹案據此則先生亦名師魯矣

雙峯講友

處士方連雲先生逢辰　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門人　朱劉三傳

州判陳東齋先生大猷

陳大猷字文獻號東齋都昌人師雙峯饒氏歷仕至從政郎改黃州軍判官著尚書集傳會通子潞

隱君吳準軒先生中

吳中字中行號準軒樂平人早慕伊洛之學聞雙峯饒魯得考亭朱子正緒往從之遊盡得其緒論體認精詳隱居不仕名藉藉當時部使者稅駕其門因質曰論語言心凡幾等卽應聲曰簡在帝心天地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

使者愕然歎服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

縣令羅栢岡先生天酉

羅天酉字恭甫新昌人師事雙峯成開慶進士以格非心去非人對策丁大全擯外歷官知懷集縣不期年而治成父卒服除賦詩有云三釜爲親今莫及萬鍾于我復何加遂不起所著有栢岡集修

知州趙先生良淐

趙良淐字景程餘干人忠定公汝愚曾孫少學于其鄉饒雙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以蔭三遷至淮西運轄改知分寧劇邑俗尚諱訐先生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尊禮之其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知安吉州時元兵垂至知州李庚先遁百事隳廢先生至凡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飢歲盜起勸富人出粟賑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人民亦所不惜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且以義諭盜卒爲良民及兵圍城率衆城守元將范文虎遣使招降先生焚書斬其使卒爲吳國定所賣先生自縊死其妻雍氏同縊于郡治之集芳軒

參軍萬先生鎮

湯先生伯陽合傳

萬鎮字子靜平江人師方明甫饒雙峯而雙峯尤愛之嘗稱天下讀書湯伯陽第一子靜次之梓材案湯伯陽一統志作伯昜鄱陽人亦雙峯弟子天下讀書云云雙峯謂魯時舉語　貢似道帥荆辟先生爲公安竹口書院山長不赴

登淳祐庚戌第授澧州司戶參軍著有左傳十辯倣晦翁祉倉率鄉人以爲規矩魯士能嘗曰子靜言語懇懇極古今事情非老生常談也

錄事魯寶潭先生士能

魯士能字時舉平江人淳祐間進士從饒雙峯學自號寶潭爲監利令辟充沅州錄事兼餉事時呂帥政貪酷沅有叔訟姪分金者委先生勘帥意有所望而先生得証狀據事申之呂大怒遣卒覈所掌軍餉積三十餘年至是啟之耗五十斤責先生償白于朝廷追毀出身文字羈流沅州六年呂死事得白先生受誣與得直並無喜憂色既歸講學道巖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

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從雙峯及沈毅齋貫琚得朱子之學淳祐間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馮去疾創臨汝書院于撫州復聘爲山長咸淳間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稱徽庵先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範圖說陳定宇極稱其字訓雲濠案黃氏補本續云吳草廬澄其門人也字訓講義

斛峯書院講義

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

何爲準又嘗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
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大體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
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學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愚慤不爲非義之士
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
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
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
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才有
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
于忠信愚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
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言道易知道之體用難言道之體用易知道之全體妙用難
者何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理初非有出于陰陽五行萬物萬
事之外者以形器爲道而不知其有沖漠無朕之體者非也以
空虛爲道而不知其有闔闢無窮之用者非也知其體之無朕
而不知其彌綸六合無毫釐之空缺知其用之無窮而不知其
貫通千古無頃刻之間斷則其體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
盡焉者矣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其知之而盡焉者乎生而
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聖人也學而知之思焉
而無不得利而行之不勉而無不中者賢人也皆知之而盡焉
者也學者之學無他亦學乎聖賢所知之道而已學乎聖賢所
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

已矣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大學明明德之工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則又小學之工夫而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焉者也程朱子以來誰不知由小學而進于大學然少而習焉壯而勉焉老雖或知之往往未能盡焉何也文靖之言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讀書之法也不以此爲法而徒于章句訓詁文墨議論之是尚則其于主敬也不過曰有整齊嚴肅而無怠惰縱肆斯可矣其于窮理也不過曰有誦讀記問而無疏脫遺忘斯可矣其于反躬也不過曰有忠信愿慤而無私僞邪慝斯可矣嗚呼是豈知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其何以言之道爲太極造化之樞紐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萬化之流行由于元亨利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體妙用也有人心之全體而後天地之全體始于是而立焉人心之全體少有虧則天地之全體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後天地之妙用始于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則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參天地贊化育所以不可一日而無聖賢之道學聖賢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心爲心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爲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道爲道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爲道則此心爲此道之統宗會元渾乎大德之敦化此道爲此心之汎應曲當脈乎小德之川流其于主敬也必將如對日星如臨淵谷靜而

無靜動而無動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于窮理也必將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究事物之準則推造化之本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于反躬也必將以無欲爲一以無息爲誠以日新爲德以富有爲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爲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爲已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子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曾子所謂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橫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是皆吾分之所當爲而吾力之所能爲者文靖所謂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爲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自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遜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時身體心驗之舊矣道南之教寧不以是爲先務乎由龜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說以教天下後世至明且備若庸嘗取其後集所答劉季章書畫爲四等之圖其一等曰聖賢之學其二等曰仁義名節之學其三等曰辭章之學其四等曰科舉之學有剽竊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于第一等而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者有志于第二等而未能篤實

不安于小成而能勇進于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識趣不高奪其舊習雖有甚難而其不變亦自不足爲世輕重惟第二等資質稍高一生謹畏循規守矩向仁慕義不爲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聖賢之學切于身心而爲事業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廣聖賢學問血脈正須著力救拔此一等人而不可與其下二等概而視之也若夫聖賢之學無他始由此以爲士終卽此以爲聖人始由此以修身終卽此以平天下卽知此道是天地間自然之理又知此學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眞知而篤信之則其趣向自然正當其志氣自然勇決其工夫次第必能向上尋覓不待他人勸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遇于世亦必有以自樂而無所怨悔焉嗚呼所以爲聞道之士也此所謂

聖賢之學也文靖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立軒大夫寧不謂然或問彌綸六合貫通千古者道也聖賢之體是道而欲其彌綸六合貫通千古其可汎然言之而無一定之義乎曰以此心言莫若一誠字誠者五常百行之根柢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宇中者應事接物之準則也對而言則此心此理不可偏廢單而言則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誠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誠堯舜禹湯言中誠固在其中中庸通書言誠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謂理只是一箇理舉著全無欠缺且如說著誠則都在誠上說著仁則都在仁上說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只是這箇道理血脈自然貫通其此之謂歟

梓材謹案先生有增廣性理字訓若干條當爲補入

附錄

朱楓林書性理字訓後曰晦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皆元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沖漠無朕者理行乎事理之中如身體之脈理如枝幹之紋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脈理紋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于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于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于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于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于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于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既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而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湊合者也太者未大之謂也太極者大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四四而八以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四四而八以至于無窮由本而末由原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

曠遠曰漠眹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沖曰漠曰無眹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柢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在乎容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所謂太極者其樞紐物之異類曰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于兩間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于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柢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柢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著落非特此書也故舉此一條以見例云

進士許先生應庚附弟應庭

許應庚字春伯平江人遊李宏齋及雙峯之門與弟應庭並有時名俱登紹定二年進士先生九以操行著張萬全守岳州以學行宜列鄉貢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應中

梓材謹案熊遯溪從先生以得雙峯之傳則先生雙峯之高弟也

隱君江東山先生華

汪華字榮夫號東山祁門人與族兄相同事雙峯早歲又從學鄱陽趙介如江古心高弟也與中書右丞燕公楠爲同門友至

元初公楠僉江浙行省事道祁門訪先生與論舊故將薦諸朝先生固辭而止從孫克寬知名于世雲濠案黃氏本云仲孫克寬實能嗣其傳仲孫當是從孫之譌

汪先生相

汪相字魏夫與弟榮夫皆學于雙峯兩人問難叩擊悉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人發之

逸民吳可堂先生迂

吳迂字仲迂淳梁人從雙峯學嘗應科舉不上遂棄之辟兵橫塘講道不廢皇慶開浮梁牧郭郁延之爲師以訓學者時稱可堂先生汪克寬其門人也雲濠案黃氏本云同邑鄭合生戴璹皆師事之所著有四書語錄五經發明孔子世家先儒法言粹言重定綱目使者表其所居曰逸民年九十卒

蔡愚泉先生汝揆

蔡汝揆字君審新昌人用之七世孫也師饒雙峯峯得道學之傳門人稱爲愚泉先生所著有希賢錄貫道集友議諸種修

縣令羅礪谷先生椅

羅椅字子遠號礪谷廬陵人也雙峯弟子寶祐進士以秉義郎爲江陵教授改潭州宰贛之信豐遷提轄權貨補

史水東先生沆

李先生實合傳

史沆字自亨餘干人嘗述雙峯之言曰人爲萬物之靈天地不足者亦能補故人當與天地配不當與萬物倫同門李實嘗曰

自亭問答出入微妙學者尊之爲水東先生

梓材謹案李先生實與胡弋溪門人臨川李實同名弋溪已在元之中葉其門人不得與水東同門蓋別一人也

景程同調

提刑徐先生道隆附子載孫

徐道隆字伯謙武義人以任入官爲浙西提刑元兵至臨平皐亭山令閒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先生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沒先生見執艦內閒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于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越三日宋亡參史傳

雙峯私淑

山長袁先生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教授吳先生存見下梧岡同調

東齋家學朱劉四傳

經師陳雲莊先生澔

陳澔字可大號雲莊又號北山東齋先生大猷子于宋季不求聞達博學好古有禮記集說行于世學者稱爲雲莊先生雲濠案江西人物志作學者稱爲經師先生年八十有二卒元奎章學士虞集題其墓曰經師陳先生墓

雲濠謹案梨洲原本先生傳末云明成化七年禮部題請從祀學宮未報宏治十七年巡撫御史張本提學副使邵寶題準別祠祀之

滙軒門人

朱梧岡先生以實

朱以實號梧岡樂平人也師事吳滙軒以紹朱子子公遷梧岡同調

教授吳先生存附門人劉耳

吳存字仲退鄱陽人私淑雙峯之學部使者爭勸以仕不答延祐元年設科總管史烜曰是不可無吳先生强起之選授本路學正不及代歸又調寧國教授未久引年七年聘主本省鄉試尋卒先生嘗語門人劉耳曰學非樂不足言學樂在心心誠則樂不然不樂故一言一動不可不誠所著有程朱傳義折衷月灣集補

祖望謹案先生當與朱梧岡父子同輩儕之志乘妄言先生爲王逢原之徒謬矣

徽庵門人

縣令金東園先生若洙

金若洙字子方休寧人受業于程徽庵寶祐間鄉舉官黔江縣令宋亡不仕歸築東園隱讀其間所著有東園集四訊吟編性理字訓集文

范先生奕

吳蘭皐先生錫疇合傳

范奕吳錫疇皆新安人程若庸高弟子

梓材謹案吳先生字元倫休寧人竹洲先生徽之從孫隱君屋之子也徽州府志載其研精理學所居藝蘭以自況

著有蘭皐集

文憲程雪樓先生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新建之吳城人叔父飛卿通判建昌以城內附先生入爲質子授管軍千戶召見應對詳明改直翰林授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集賢直學士祕書少監翰林集賢學士至元二十四年以侍御史求賢于江南有宋遺老網羅殆盡仍拜集賢學士行御史臺事二十九年召對明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移江南湖北道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至大三年廉訪山南江北明年召對留爲翰林學士承旨以病乞骸骨居五年而卒年七十贈大司徒追封楚國公謚文憲初先生讀書臨汝書院受學于族叔徽庵與吳草廬同門友人稱爲雪樓先生因其所居曰雪樓也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應中門人

熊遜溪先生凱

熊凱字舜夫南昌人從饒應中得雙峯之傳以明經開塾四十餘年時稱遜溪先生門人同邑熊直輔最知名參南昌府志

龔泉峯先生煥

龔煥字幼文雲濠案一作右文進賢人通五經師饒應中以明體返躬爲務時科舉未行文章猶尚華靡先生獨與學者議曰苟以科舉必遵朱氏之學其程式皆預爲擬定先生歿而科目興一如其言居泉峯下人稱爲泉峯先生同上

東山家學

汪先生應昇

汪應昇

梓材謹案先生爲環谷之父東山先生從子也俟攷其事實

可堂門人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鄭先生合生

鄭合生字子謙浮梁人學于吳仲迂元季避兵深山講道明初重徵君戴先生璹

戴璹字仲才浮梁人學于吳仲迂元季避兵深山講道明初重定賦稅法浮梁頗重先生上書言之得減及累薦卒不起所著有東山集

梧岡家學朱劉五傳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遷

朱公遷字克升梧岡子有家學歷婺處二州教授辟兵轉徙徽梧歙信之間已而以病歸里先生有篤行里人乘亂喜戕人者聞其來爲之止殺先生曰是可化也力疾訪之其人感悟然病遂以是篤五日而卒先生嘗題其室曰高明之所學者稱爲明所先生所著有四書通旨四書約說餘力稾詩經疏義其高弟曰洪初

雲濠謹案黃氏補本作其高弟曰洪初李士魯又案士魯過氏分省人物考作仕魯

雪樓門人

文安揭曼碩先生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早有文名大德間出遊湖漢程鉅夫爲湖南憲長特器重之妻以從妹與盧摯列薦于朝三入翰林仕至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卒官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先生狀鉅夫謂獲出門下受知最深修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湖州人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追封魏國公程鉅夫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先生以之入見故終身以師事之修

梓材謹案朱氏經義考引姓譜言敖繼公寓居湖州遂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是文敏本敖氏門人

曼碩講友

教授林古泉先生夢正

林夢正字古泉黃巖人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于進去爲浮屠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爲文詞下筆輒千百言後歸于儒客吳楚閒以授徒爲業久之去遊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生皆與之遊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賀丞相當國擢先生教授溧陽其州之人夙知先生爭遣弟子來學靳黃冠起且至先生避居嵓幢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州事亦遇害參徐始豐稾

遙溪門人

鄉貢熊梅邊先生良輔見下泉峯門人

泉峯門人

鄉貢熊梅邊先生良輔

熊良輔字任重別號梅邊南昌人舉仁宗延祐鄉貢早師同邑遙溪熊凱學易復得易傳于凱友進賢龔煥試禮部不第歸訓徒鄉塾研究易旨先是朱子本義一遵呂成公所訂古文爲主以六十四卦象爻之辭爲上下經而孔子所釋象象文言及上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先生所著仍舊本上下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錄統名曰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其所採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與本義合者錄之卽不合而有得于經旨者亦備錄以相發明末則折衷己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英宗至治二年鋟諸梓所著又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 從黃氏補本錄入

周易本義集成自序

六經皆聖人垂訓後世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爲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事物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于無形粗及于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靜語默之閒無非易道之流行顧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羲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概以陽吉陰凶爲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爲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于是乎大備蓋象占固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爲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于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廣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後儒析經傳會之餘學者支離漫衍欲以明易而反以晦易至宋程子作易傳而義

理之學大明然程子亦自謂其解易只說得七分朱子一以下筮爲說然後作易之本旨益著朱子嘗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傳孔子之易也朱子之本義文王周公之易也推本而論孔子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即伏羲之易即天地自然之易也雖其旨意微有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要在善觀之耳艮輔曩執經于遙溪熊先生已知好易大德壬寅泉峯龔先生授徒泉山之麓艮輔分教小學因得肆意于易取諸說而涵泳之乃以己意採輯成編以朱子本義爲主如語錄如程傳以及諸家之說與本義意合者亦有與本義不合而似得其旨者備錄以相發名曰集疏其後間有鄙見一二附焉重念理義無窮學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于是繕寫成編凡一十二卷藏之以俟知者

東山再傳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

汪克寬字仲裕自歙還居祁門舉泰定三年浙江鄉試歸以經學教授宣歙間雲濠案過氏分省人物考云既謁吳仲迂先生而歸遂有志聖賢之學後山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學者稱環谷先生著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經禮補逸二書行世有周易傳義音考詩傳音義會通藏于家補

經禮補逸後論

周禮一書果爲周公所爲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經之書

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潁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于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考西漢志于周禮未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閒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爾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于世後世因有周禮作于劉歆之說是則

周禮作于周公而非他人之作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雖秦燄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攷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精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師肆長泉府此皆主于商士

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于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
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
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考之天官自
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
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
則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無是理也他
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
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于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撫夏
官之中掌土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幷今
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于周官司空之所職與

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著于編使人
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幷錄卷末以
俟博古君子正焉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自序

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
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鈔錄書肆傳刊久而漏誤者多
尹氏發明乃或曲爲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惡
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
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
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會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
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鈔錄傳刊之失也

況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弒介公闡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敗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儻躡謹摭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錄如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隱君汪查山先生時中

汪時中字天麟祁門人博學善吟不樂仕進元季隱查山築書堂與兄環谷克寬講學學者稱查山先生所著有三分稟藏于家參姓譜

明所門人朱劉六傳

縣令洪野谷先生初

洪初字義初樂平人明所朱氏高弟也明所纂詩義先生左右之學者稱爲野谷先生明洪武初以薦知洵川縣

李先生仕魯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聞朱公遷得晦翁之傳千里負笈從之盡傳其所學而歸參分省人物考

古泉門人

教授徐始豐先生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初任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博古以詩文擅名于一時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自後言教授之賢者必推先生云參姓譜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徐一夔不知何師今查始豐蓋師林古泉

始豐講友

山長周先生棐

周棐字致堯四胡人由鄞山書院山長移宣公書院與徐始豐善補

雲濠謹案先生與始豐俱爲白苧里詩人見禾錄

野谷門人朱劉七傳

徵君王松塢先生逢

王逢字原夫樂平人幼穎異不凡天性孝友比長默契義理之學師事野谷洪氏道脈所自先生以心會焉乃厭科舉業研精道理性命之懿淹貫經史宣德初薦授富陽訓導不就退歸鄉塾日與門人何英等相討論道益明學益成復以明經辟及門強起召見極論禮樂二字日晡不徹明日復賜堅辭不就職歸卽杜門環堵足跡不入城市毅然以斯道爲己任著有言行志自書其廬曰松塢學者稱爲松塢先生

松塢門人朱劉八傳

徵君何梅谷先生英

何英字積中鄱陽人性警敏不事詞章學于王松塢之門造詣益深累薦不起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所著有四書釋要詩經增釋易經發明諸書初松塢嘗贈詩曰癯梅谷裏先春意先生因遂自署曰梅谷

湯干
父德威

湯巾
- 從子漢
  - 危復之
- 徐霖
  - 謝枋德
    - 胡一桂 別見介軒學案
    - 徐炎午
    - 虞舜臣
    - 方南一
    - 李天勇
    - 魏天應
    - 蔡正孫

徐直方

曾子良——吳定翁
附師甘泓

饒宗魯——子敬仲附見草廬學案

王濟淵

胡志仁——李實
饒氏學侶
王觀
胡棣

吳澄別爲草廬學案

程紹開——
古爲同調

王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湯中

並柴南溪眞西山門人詹氏再傳屏山晦翁三傳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鄞縣全祖望補本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祖望謹案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傳宗于西山而晦靜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晦靜又傳之徑畈楊壹之後陸學之一盛也述存齋晦靜息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二老閣刻本序錄作息庵晦靜存齋學案然息庵乃季甫之號存齋則升伯之號也謝山序三湯學統源流亦兩相錯互特爲正之

柴眞門人詹氏再傳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父德威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 合傳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 合傳

湯千字升伯饒之安仁人先生少從鄉先生肄業講求先朝名卿言行輒慕其爲人登慶元二年進士調黃陂尉益務涵飫經術吟諷山房中家人少覩其面先是先生父臨齋德威于古學無不通先生爲舉子時早以語之至是始發其蘊先生乃盡得家學之傳俄居父憂諸弟皆幼先生以養以教俾至有成服除調金華主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授南劍嘉興二郡學日與諸生講論道義開造諸齋爲從容咨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

贛序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五先生恬夷靜深德宇粹然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爲指歸精思力踐不進不已至孝友至情君國大義誠至弗渝嘗從眞西山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西山謂其用心于內而求踐其實者也有集二十卷洋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楮幣罪言一卷弟巾字仲能嘉定進士中宇季庸寶慶進士與先生並師柴憲敏公中行繼又並事西山仲能之孫蔡昌簿也西山作序以送之官至郡守季庸官司諫至王鄰侍郎其從子爲文清公漢 參眞西山集

謝山答臨川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陸文安弟子在江

南西道中最大者有鄱陽湯氏而向來無知之者案三湯子並起至東澗先生文清公而益著東澗在宋史有傳而不詳其學術師友且誤志其世系三湯子者其長曰息庵先生千官郡守其次曰晦靜先生巾官提領其少曰存齋先生中官司諫乃東澗之從父也而宋史以爲兄謬矣梓材案袁蒙齋送林德甫教授序云德甫受知眞西山結交湯同年仲能及其弟伯紀兄曰仲而弟曰伯無是行次必有誤文又案晦靜官至郡守見蔡氏九儒書息庵庵山三湯子作存齋未官提領存齋改作息庵亦不止司諫也三湯子之學並出于柴憲敏公中行固朱學也其後又並事眞文忠公亦朱學乃晚年則息存二老仍主朱學稱大小湯而晦靜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出師友皆同而晚亦獨得于晦靜是時朱陸二家之學並行而湯氏一門四魁儒中分朱陸各得其二方虛谷主張朱學力詆東澗以爲見包恢入政府方守陸學遂爲所脅舍而從之此乃門戶黨伐入主出奴之說不足信晦靜之以陸學名乃在包氏未登宰執之時不自東澗始也案袁清容集亦言晦靜始會同朱陸之說至東澗而益闡同之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皆未之及不可謂非一大罣漏也梓材案眞西山爲大湯升伯墓誌云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是存齋乃升伯而非季庸也且升伯知武康未上而卒非郡守可知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引袁清容云陸子與朱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辯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鬬滔滔中鄱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是會同朱陸之最先者今鈔本清容居士集同作湯中遜謝山札子屬之晦靜則湯中氏係湯巾氏傳寫之譌然核之眞西山集似和合朱陸實大湯之事且云諸弟皆幼以養以致俾至有成又似仲能季庸皆承大

湯家學況大湯成慶元進士前西山三年其從西山亦秖講學之侶耳蔡氏九儒書載湯某贈蔡久軒提刑江東詩二首注云湯祑辛亥正月蔡久軒到弋陽訪湯而湯作詩以賄別又云湯弋陽人逸名號息庵工部侍郎查江西通志官至侍郎者爲湯中則息庵乃季庸之號其非升伯明矣

晦靜家學詹氏三傳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爲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塾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歷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陞太學博士遷祕書郎輪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耳擢太常少卿後知隆興府度宗卽位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先生嘗自

儆曰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王深寧謂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諡文清有文集六十卷今佚

附錄

王深寧桃源世譜引曰聞之東澗湯公自契敷五教而人倫始明是以學問淵源在商湯學于伊尹高宗學于甘盤曰仁曰誠曰學皆自商始箕子以之陳洪範正考父校頌以那爲首而聖王之傳恭可見至夫子而集大成湯本殷氏故東澗云然

晦靜門人

著作徐徑畈先生霖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賢之道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

沅州教授先生卽上疏言史嵩之姦深之狀見者吐舌先生亦由是著直聲擢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會大旱應詔上封事不報去國上遣姚希得留之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君父今爲高官而自眩于生平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尋以宣教郎主管雲臺觀乃拜受之十二年遷著作郎乞外知撫州幾一月而舉政以言去士民遮道至不得行又知汀州卒理宗賜田以旌其直衞守游鈞嘗築精舍聘請講學是日聽者數千人則其開講尤大有名今皆不可考矣謝文節公疊山其門人也

謝山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晦靜之學傳者其一爲東澗其一爲三衢徐公徑畈當咸淳之際開講尤大有名而宋史本傳亦不詳其師友大抵宋史排陸學凡爲陸學皆不詳故虛谷之力詆徑畈雖不足信然非虛谷集亦莫知其所自出也徑畈之弟子曰謝文節公疊山乃忠臣曰徐古爲乃遺民有詩見天地閒集而謝徐論學宗旨不可得而聞其一曰曾子貳所謂平山先生者也著錄及門者頗多

東澗學侶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東澗門人 詹氏四傳

太學危貞白先生復之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太學生師事湯東澗博覽羣書好讀易九工于詩入元累徵不起隱紫霞山學者私謚曰貞白先

生

徑畈門人

文節謝疊山先生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徑畈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吳潛宣撫江東西辟之先生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五年考試建康擿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稟于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初呂文煥導元兵東下屯建康先生與呂師夔善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任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爲元徇定江東地先生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先生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既中流矢死馬奔歸先生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攻信州不守先生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坡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惟取米屨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宋亡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鉅夫薦宋臣二十二人以先生爲首辭不

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先生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尙書留夢炎薦先生先生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王倫一市井無賴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以求材爲急欲薦先生爲功使其友趙孟頫來言先生罵曰天祐仕閩無治行顧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天祐怒强之而北先生卽日食菜果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先生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終不食而死參史傳

疊山文集

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盡忠于國者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于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上程雪樓御史書

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正

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朱之事皆大言無當也
與李養吾書

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黃子畊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詹守南劒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汙隆君子亦相覩之
爲蔡文節孫免差科書

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爲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子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以子所不願而願子爲之有愧于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貢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

列于人倫也今人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儻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交信錄序

古之大人能以道覺其君臣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傳說始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于天地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于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于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以上東山書院記

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于秋一日之氣莫清于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于此時者幸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行啟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辯秋旦說

憲使徐古爲先生直方

徐直方字立大廣信人號古爲先生初補迪功郎咸淳三年進易解六卷後除正言官至江東憲

縣令曾平山先生子良

曾子良金溪人嘗從徐徑畈遊咸淳進士知淸安縣淸愼自守時邊事已急多方保障民賴以安入元程鉅夫薦爲憲僉不赴扁其室曰節居學者稱平山先生參江西通志

古爲同調

程月巖先生紹開

程紹開雲濠案一作號月巖廣信人也嘗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

梓材謹案謝山述草廬學案序錄云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據此則先生本爲陸學而和合朱學者也

疊山門人詹氏五傳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別見介軒學案

通判徐先生炎午

徐炎午者元豐人疊山高弟也景定進士累官建寧通判稱循吏

虞先生舜臣

虞舜臣弋陽人也疊山死後二十四年先生爲之築室買田祠于弋陽之東語之行省得賜疊山書院之名

州判方先生南一

方南一者貴溪人疊山高弟也性耿介官至贛州判官

李先生天勇

李天勇者臨川人也從謝疊山學尚氣節元兵迫饒州疊山援之先生以兵會戰于圍湖坪軍敗與張孝忠俱死之

魏梅野先生天應

蔡蒙齋先生正孫合傳

王先生濟淵合傳

魏天應號梅野蔡正孫號蒙齋王濟淵字道可俱疊山門人補
梓材謹案魏先生建安人

平山門人

隱君吳北齋先生定翁附師甘泓

吳定翁字仲谷一字北齋臨川人也早喪父鞠于伯氏其歿也
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宋亡隱居不出薦辟交至終身不動
程鉅夫貽之書以招之竟不答故淸安令平山先生會子良退
居臨川先生從之遊其要以爲求孔顏樂處平山之學受之徑
畈徑畈受之晦靜陸文安公一大支也文安壻于吳踰三世而
先生復紹其傳崇仁甘泓中夫者工詩先生亦從之遊其言曰
士無求用于世唯求無媿于世而已矣吳草廬極稱之

祖望謹案道園銘仲谷墓但述其先世爲陸氏之婿以志
淵源所自出又言其從平山學然似不知平山一支之出
于陸子者何也道園雖兼宗朱陸然于其流派不甚了了
其稱徑畈爲名士似不知其傳陸學也東發爲端嚴人似
不知其傳朱學也

隱君饒先生宗魯

饒宗魯字心道臨川人性孝友生五歲母歿事繼母孝養備至
隱居不仕天歷二年大旱鄉人乏食死者相藉發廩賑之所活
甚衆所著有易傳庸言等集參江西通志

雲濠謹案江西通志于先生傳後言其嘗輯所聞于曾子
艮語爲周易輯說是先生亦平山門人也

饒氏學侶

州判胡弋溪先生志仁　附門人李實王觀胡棣

胡志仁餘干人延祐戊午進士學有淵源與饒口口遊博洽淹貫踐履純篤判樂平州致仕教授生徒臨川李實上饒王觀進賢胡棣皆其門人世稱爲弋溪先生

梓材謹案是傳黎洲原本在雙峯學案列于雙峯門人且云與饒雙峯遊蓋本江西人物志然雙峯及從黃勉齋李宏齋爲朱子再傳弟子其門人許應庚紹定進士曾士能淯祐進士羅椅寶祐進士羅天酉開慶進士皆在宋世先生爲元延祐進士上距許魯諸子近者已六十年遠者幾至百年矣其不得與雙峯遊從明矣蓋由雙峯名魯與饒先生宗魯氏名相同先生殆與饒宗魯遊傳寫者軼去宗字因而譌爲雙峯爾茲據其年世正之移入于此萬氏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雙峯之門猶仍學案原本之譌非也

月巖門人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別爲草廬學案

饒先生敬仲　別見草廬學案

深寧學案表

王應麟——子良學
謙父子
王潛齋孫進齋門人
——子昌世——孫厚孫
——孫寧孫
迂齋節齋眞西山再傳
——子幼文
晦翁東萊慈湖詹氏蔡西山三傳
史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橫浦
戴表元——袁桷
白水籍溪屏山延平玉山
三山苪氏象山四傳
袁桷見下劉源門人
鄭芳叔——子覺民——孫駒
——孫眞

宋元學案卷八十五 目錄
餘姚黃宗羲原本
黃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深寧學案
王惟賢 附弟惟義
王應鳳
韓性 別見潛庵學案
並深寧學侶
黃震 別為東發學案
深寧同調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深寧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齋斟酌不名一師朱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為足盡其底緼陋矣述深寧學案

梓材案深寧原傳本附眞西山學案

謝山始別立學案謝山文集以深寧爲呂學大宗故標以樓氏之傳而推原于呂氏再傳

王徐門人樓眞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鄞縣人與弟應鳳同日生九歲通六經從王子文埜受學淳祐元年第進士先生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其弟應鳳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先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先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定修攘至計時丁大全諱言邊事于是先生罷未幾起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守軍器少監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起知徽州召爲祕書監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先生指陳成敗順逆之說帝不懌似道復謀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先生繳奏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力辭入元不出學者稱爲厚齋先生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困學紀聞玉海等書修○雲濠案宋史本傳先生著有深

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稾二十三卷詩攷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姓氏急就篇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百家謹案清江貝瓊言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于正無陸氏偏駁之弊然則四明之學以朱而變陸者同時凡三人矣史果齋也黃東發也王伯厚也三人學術既同歸矣而其倡和之言不可得聞何也厚齋著書之法則在西山眞爲肖子矣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王尚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眞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梓材案深寧少師迂齋蓋因溫州而誤說詳麗澤諸儒學案）

困學紀聞補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于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于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同人之初曰出門謹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于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同進善之機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易于蠱終則有始于剝消息盈虛于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豫于人事與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于艮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于復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頤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充善端于蒙泉之始絕惡念于履霜之萌

大畜為學賁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以上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易說十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于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

小雅盡廢其禍烈于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于阻飢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爲而已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以上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書說十一條今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眞氏一條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長不畏于天宗周旣滅哀痛深矣

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弗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
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于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
女正直之道無愧于幽隱
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孟子服堯之服聖賢之訓皆以服
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恭敬中庸修
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也
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
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柔嘉維則衛武公無不柔嘉隨

會柔而不犯以上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詩說七條今移入橫浦學案一條

禮學不可不講
曾子問于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
而約者也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
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爲
天地立心仁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人始仕已然色斯舉矣去
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于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分別其心所趨向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于問舜冠則不對于問儒服則不知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塾上老坐于右塾爲右師庶老坐于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古道何時而復乎 以上禮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禮說十一條今移入安定學案一條
移入晦翁學案一條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智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于卜祝史巫之外者

漢士習于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戇朱游爲狂晉士惑于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

叔向爲平公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已可以格君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自反而不縮矣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

可以言王佐以上左氏傳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春秋傳說六條今移入紫微學案一條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鶴之高翔玉雪之不污視世俗徇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君子不因小人而避禍孔子之于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于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禍可求乎賈捐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故克己改過皆斷以勿以上論語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論語說六條今移入絜齋學案一條、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于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于異端者非儒也

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求在我者盡性于己求在外者聽命于天以上孟子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孟子說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眞氏一條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

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 說經

楊倞注荀子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于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 天道

世說其言淸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非廢諸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爲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其惑于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肖事長不肖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灑埽于郭泰荀爽御于李膺殷陶黃穆侍衛于范滂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以上攷史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深寧攷史十二條今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上蔡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紫微學案一條移入豫章學案一條移入趙張諸儒一條移入西山蔡氏一條移入勉齋學案一條又一條云李誠之語眞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已入麗澤諸儒學案李傳中刪之梓材又案謝山又錄評文二條今歸入慈湖學案一條齋學案一條評詩五條今歸入范呂諸儒一條張祝諸儒一條其一條曰湯伯紀自警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

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已入三湯學案伯紀傳中刪之

王滌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于達者

尙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以上雜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雜識八條今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

深寧文集補

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則清明虛靜與天地同流慈湖書院記

以仁存心以心合天醫學記

爲政之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亦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堂上一笑嘽堂下萬休戚繫焉重修鄞縣治記

漢之經生守家法唐之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三代之流風猶存然金簏之諺城南之詩識者謂誘以利祿非天爵之貴廣平書塾記

庸敬在心斯須之敬在祭奉化社稷壇記
三陳九卦此涉變處難之法履以澤爲德之基井以水爲德之地基者德之積地者德之厚積則涵養爲淵泉之溥厚則和順爲時雨之化德潤齋記
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魏絳之陳訓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言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故齊虞人能守官魯宗人能守禮而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皆能識其大者此三代之禮所以扶持于未墜豈一人之力哉漢制攷序

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于聲見于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匪徒辨疆域也詩地理攷序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深寧文集九條今移入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一條

附錄

咸淳元年七月除著作郎時湯文清公爲太常少卿與先生鄰牆居朝夕講道言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元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渺湯公曰吾閱士良廣惟伯厚乃眞儒也

謝山宋王尚書畫像記曰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元嘉之傳生平大節自擬于司空圖韓偓之閒良

無所愧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
于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
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
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
制時晨夕所草辭命猶思挽既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
則先生非肯恝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妄矣其
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
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所出然卽
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
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梧同
科卽爲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大節如
清天白日不可掩也嗚呼先生困學紀聞中有取于姚弋
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幷謝靈運臨難之詩其
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
壯也罵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爲興王用人之戒
今觀先生之像鬚眉惝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
乎

深寧學侶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

王應鳳字仲儀深寧之弟相與講學旣旣忘寢食劇心文囿根
柢左氏班馬寶祐間登文文山楊進士廷對披腹盡言中甲科
第九賜第或謂曰此麗澤先生名第也盍以異科自見開慶元

年中博學宏辭科歷淮西制置司參議官未幾文山薦其學宜
在翰墨之選除太常博士以終所著有默齋稾及訂正三輔黃
圖諸書參成化四明志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深寧同調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萊學案

深寧家學樓眞三傳

王先生良學

王良學厚齋尚書長子嘗從三江李氏遊

承務王靜學先生昌世

王昌世字昭甫深寧次子也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宋社已墟

深寧杜門不出朝夕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辯先生甫十歲聽受
無倦深寧所著述先生蒐輯考訂贊助爲多蓄書萬餘卷燬于
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尤精于易筮占驗如神參黃
文獻集

教授王遂初先生厚孫

隱君王先生寧孫合傳

王厚孫字叔載深寧之孫少侍大父左右聞見充積由是熟于
職官典故世胄譜牒凡鄉里欲述其先世者多諮問之袁清容
柄自翰林歸里問所學對曰世之學者涉獵朱子書自謂得其
眞傳輒譏乾淳諸老不知諸老與朱子同時博聞實踐爲朱子
所推許今人耳目有所不及乃藉口性理以自文其寡陋恐漸

成虛誕之風清容心折之以黃文獻潛薦爲郡學訓導後改授
象山教諭調浦江甫閱月卽解官歸李國鳳經畧江南以便宜
舉用遺逸有司以先生名上李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署衢州
儒學教授中書復有薦者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爲副
提舉皆不赴嘗誡其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其有同
流合污爲通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也晚號遂初老
人弟寧孫字叔遠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異同必格其終
始而止其于文章制度尤致意焉未嘗一造場屋僉憲戴東皐
按浙東民安其政適被誣叔遠奮然直之戴復職將薦剡謝不
與通遂不仕而終參寧波府志

深寧門人

朝奉胡梅磵先生三省

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雲濠案一作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尤篤于史學宋
寶祐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
間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注及釋文辯誤百餘卷
史失其傳不知卒于何時據先生自序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
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是年宋亡先生亂定反室復購得他
本爲之注以乙酉徹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從黃氏補本增入原列胡熊諸儒學案攷
深寧年譜弟子著名者胡三省戴表元袁桷黃叔雅史晏
卿史蒙卿趙孟傒揚淩王惟賢知先生爲王門首座云又
案台州府志載先生終朝奉郎

通鑑注釋自序

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

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紀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紀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紀猶存具有年數子長歷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畧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愼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泯家紀年出于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畧甚蓋其事分見

志傳紀宜畧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爲編年一書神宗以鑑于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欄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

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于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基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挾摭幽隱薈萃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于目錄上

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郛先君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閒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于蜀史炤焉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文大同小異公休于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敎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于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敘興亡大致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正之別著辯誤十二卷嗚呼注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譏服應之疏蔡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于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焉謝吾無從取正或勉以北學于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通鑑音注序

通鑑釋文行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于海陵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于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于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閒以己意附之世人以其有注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注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炤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觀海陵所刊公休釋文以烏桓爲烏丸按宋欽宗諱桓靖廉之時公休歿已久安得豫爲欽宗諱桓字耶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是止見李延壽南北史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五代志也溫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文字官安得不見諸書耶海陵釋文費氏注雖眡史炤釋文爲差畧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費氏蜀中鬱書家固宜用炤釋刊行若公休則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既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炤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辯誤悉已疏之于前讀者詳之其眞僞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板本乃公休之孫伋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于世此吾先人所疑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伋之所編溫公與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之三衢學官劉道原十一帖則得之高文虎氏伋取以編于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公之薨公休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無傳矣汴京破溫公之後曰朴者金故以其世而敬之盡徙其家而北後莫知其音問紹

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之後之在江南者得伋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于司馬公者必鋟梓而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附會也容齋隨筆曰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九可笑溫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季思爲妄人所誤不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證之則伋以音釋出于其先欲與所編前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時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于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辯誤爲公林辯誣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于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畧而不錄云通鑑釋文辯誤序

謝山胡梅磵藏書窖記曰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嶽祥其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中與閬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磵獨注通鑑案梅磵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既成進士即從事于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題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

用既而軍潰間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辯誤梅磵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已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是時深寧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磵是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磵亦未嘗以質之耶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進士第教授建康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薦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先生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閬風並以文章師表一代先生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先生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老疾不起其官建康教授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周之轉國子主簿遭德祐之變避兵走鄰郡明年兵平歸里寓居于鄞授徒賣文以活老稚洪命其子楠師之　參寧波府志

處士黃先生叔雅　別見東發學案

訓導鄭先生芳叔

鄭芳叔字德仲鄞縣人本范氏子後于鄭宋亡遍從遺老遊博學廣記家貧無書嘗假奧篇祕帙躬自繕寫積數十百卷爲文

絕去浮靡之習一根于理兩任郡學訓導敦厚嚴重以道自尊
晚署郡學錄未上卒 參四明文獻錄
梓材謹案先生遍從朱之遺老遊深寧爲遺老鉅儒當必從之遊也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見下劉源門人

王先生惟賢 附弟惟義

王惟賢字思齊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名著春秋指要本朱子直書善惡自見之說不用夏時冠周月以周末嘗改月數孔子初非改周制所書春王正月正用夏時云 補
梅磵家學 樓眞四傳

胡先生幼文

胡幼文字德華天台人也制幕三省之子本堂壻 補

劉源門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袁桷字伯長鄞縣人越公韶之曾孫也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建南郊先生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閒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義各有指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

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于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遷待制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後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改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家居四年卒年六十二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參史傳

清容答問高舜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冊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奠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邱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肸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啟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口口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弒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入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

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邱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邱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吾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螽蝝饑見于十五年螽見于六年大旱見于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肸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太玄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于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爲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揚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于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于乾而終于未濟玄之首始于中而終于養中者法于中孚養者法于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荊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

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卿大夫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于中孚者未究其理

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于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大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于中孚邪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于咸恆終于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于子坤配乙而起于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爲陽生于子而終于巳下經三十卦是爲陰生于午而終于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于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于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小陰六子之氣分布于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

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

命也者稟于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人受于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尙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啟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爲而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于此至若不係其身死于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皆天虛者爲氣只天之形濁者爲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于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于子

起于午

數起于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于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姤至于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于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祕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九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九可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條載入百源學案

鄭氏家學

教諭鄭求齋先生覺民

鄭覺民字以道號求齋鄞縣人芳叔之子積學累行承其家學鄞舊有鄉飲酒禮守王元恭與程敬叔議復之屬其討論鄰郡咸取以爲法性至孝母嘗患目翳日以舌舐之卽愈後母病痱至剖股和肉以進父當葬適病疽甚劇人皆止其臨壙泣曰幸後先人訖大事卽道死無憾返而瘥人以爲孝感爲龍游教諭三月卽棄官歸經畧使徵遺逸署婺州學職後中書奏授處州教授命下已卒參四明文獻錄

教授鄭先生駒

鄭駒字千里求齋覺民之長子也持身修潔爲文溫潤縝密洪武初聘爲郡庠訓導陞義烏教諭皆能以道淑人宋潛溪自翰

林歸里見卽推重以賓禮遇之弟眞鳳並以文學著名人目爲三驥參成化四明志

教授鄭先生眞

鄭眞字千之永齋覺民之子研窮六籍九長于春秋旁及百氏傳記靡不究心元季科舉中廢乃刻意古作臨川吳草廬策問治道十二事對者十不得一先生答之無疑滯明洪武四年鄉舉第一授臨淮教諭秩滿入見太祖賜之宴命賦菊綻西風霜脂楓葉詩稱旨陞廣信教授嘗采摭鄉先生言行文辭萃爲一編曰四明文獻錄又嘗類聚諸家格言著爲集傳集說集論參寧波府志

謝山榮陽外史題詞曰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遂初祗禴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篤其時楊徽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葩先生之文質以厚其于師門稱爲轉手蓋先生最策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于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